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編

金臺春夢

卷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金臺春夢錄下冊

第六章

此日自五點起。在莫海古夫人家爲葉子戲。莫凱爲技旣劣。而又不耐。顧旣爲夫人所訂。不能不來。卽不爲戲。亦可坐談消遣。而沙度與亞遜丁公使亦至。此外布克魯亞夫婦懷桑小姐配司當夫人。亦咸戾止。凡未至八戴河及山海關之人。匪不一至。莫凱亦以車來。夫人居華人之居。其屋前屬蘇親王夫人。因其舊觀而更改之。轉有風致。門外有車數輛。中有一輛爲配司當夫人御人冠紅色之冠。闔者甚恭謹。與莫凱爲禮。前引而入。經第一院。從牆中作圓式之門。有紫藤一架。古幹盤擎。紫英垂近人頭。上第二院。作涼篷。以木爲架。上加蘆席。能使院中生涼。卽熱度亦較外間爲減。

左右列巨缸植蓮花或養金魚赤色二目突出客廳大門高敞夫人見莫凱入卽曰先生大信人乃能踐諾夫人據小几斥侍者不列糕餌之器因顧莫凱曰諸客及配司當夫人已在廊廡中鬪葉子矣吾夫當起以讓君然未入局之先且與我少談莫凱曰敢不奉陪吾技旣劣且不甚嗜此戲願侍夫人久談深不願拮据於局次夫人曰此吾心更悅唯吾不能作雅謔恐無情趣耳莫凱曰夫以貴婦居此繁夥之區苟無與俗浮沈又何聊賴吾深信夫人居此久必爲流俗牽引而入夫人曰或能如是吾亦不敢自信爲然今當與先生述人月旦之言莫凱曰人之議我如何或謂鄙人性怪喜爲權奇之論乎夫人曰否否人蓋云君邇來與懷桑親密往往並馬遠遊莫凱曰言者皆懲吾固重此女郎偶與之遊今人言

果如何者。夫人曰。勿趣。趣爲吾一言而爾。卽如是意似怒我矣。且此等事何傷。卽吾亦謂其可愛。雖舉動不自檢約。然後來之爲人妻。亦足動人之憐愛。莫凱曰。吾知夫人之意矣。似又干人婚姻之事。似婚姻之熱病中入腠理矣。此等天氣酷熱異常。夫人切宜留意。惟此等語對我似不着題。今旣承惠愛。吾亦貢其至言。凡婦人經吾所愛。往往身已嫁夫夫人大笑曰。此語亦卽語我乎。莫凱曰。或然。此時忽聞足音。則沙度與布克魯亞夫婦及懷桑同至。莫凱笑曰。惜哉未能吐其機密之言。夫人卽起奉茶及冰酒款來客。衆乃論巴西公使館。前數日有拍賣之事。沙度曰。吾前數日曾至其處。人言彼間有古磁及錦段之屬。當往購取。布克魯亞夫人曰。爾曾購何物。沙度曰。未也。人言有古磁。視之直破甕耳。惟其中有舊。

時之高帽數頂人爭取之如奪麪包。自中國改革之後人之視此不鬻。夫人但問恰司過尼卽知之。此時恰司過尼適入言曰。然然尙有夫人之舊袴吾亦欲得之。但加以粉霞之裏爲電燈之罩。則室光四射矣。爾諸人大笑乎。吾乃誠然非苟然也。吾飯廳之器物均得自法公使館以參贊遠行故推以與我。卽我之臥榻亦海關中人員所遺客廳中則俄國使館之武昌轉售而來。尙有湯盆及湯罐爲銀行中經理之物。布克魯亞曰。吾一生不涉拍賣之場。吾果舍此而去者。請舉所有送之朋友萬不能大開吾門聽此賈人闖入大聲呼喨謂往觀洋人之宅其心實輕我不值一錢莫凱曰此等人所得之物往往轉入交民巷之中。我聞巴黎前數年曾演

一劇名曰燭光。意屬科學。傳人猶蠟燭之傳光。今居中國。初無求學之心。乃以舊物相傳。亦如學者之傳科。學設爾初至。一友人之家。往往覩得一案一榻。皆目所曾覩。均含有陳迹。似能張吻告人。不似外交家之守祕密。於是衆皆大笑。而布克魯亞夫人似有所思。心不在客。沙度則以眼尾睨之。似已測夫人之心。必思其家之長。榻果去北京者。則生平與朋友之紀念。當悉在此長榻之中。夫人忽謂懷桑曰。聞小姐將遠行。有諸乎。懷桑曰。有之。吾父甚欲歸法國。然尙不在此時。當以夏末秋初首塗。夫人曰。祖餞之夕。當不在此時。我思爾穉年外出。其識歐洲。尙未清澈。歐洲之影。在爾腦中。亦可云愉快。懷桑曰。然吾亦甚愛故都。然生小不見鄉井。歸來轉似生客。且覺去我墮地之鄉心亦戀戀不已。今果歸法國。初以

爲樂。今茲思之。轉覺其淡。想後此所接見者多爲生人。決無過從。之良友。俗諺有云。小別卽微死也。今覺抛去此鄉。似仍留其半體。在此不期鬱爲深愁。恰司過尼曰。此亦易撇耳。女士但下公司之船。卽有無數之人爭前迎問。較我輩卽可知。邇來最新之跳舞果行期在秋初間。卽可及網球之大會。汝見之必且笑。北京俱樂部之球場特兒戲耳。懷桑不答。心別有思。座間遂有人談及骨董。莫海古又自述其新得之物。其人平日好集各種之菸笛。中有人言曰。莫先生近得一翠玉之小瓶。澤然可愛。有是事乎。而莫海古之夫人亦嗜古如渴。每禮拜必同其夫周行列肆。思得一奇僻之物。此時則引諸客至廳事之右偏。觀其所得之物。物陳於玻璃之櫃中。而菸笛爲多。亞遜丁公使平日識寶石。一視玉瓶以爲奇貨。卽

輕舉此瓶。就光中視之。旣云玉質甚佳。又云刻工亦美。高道白亦曰。此物爲吾目所未見。製此須得一年之功。必爲古物。凡物貽。自古其滑澤處。不能僞也。君輩亦知琢玉之功乎。吾一日至前門小巷中。入琢玉之肆。玉工先琢玉身。而小之。用圓鋸張。以皮條。以足踏。之足動。而鋸鋒入玉矣。鋸之旣成。則用磨石。磨之。玉屑紛落。乃刻以刀。刀端鑲以鑽石。末則磨之。令滑。玉多來自著阿格當。玉人恆得之於過當及伊亞玕二山之中。又或作卵石狀。溜之河中。其在雲南。及比阿曼尼。亦多產玉。莫凱不樂聞是言。乃不與酬答。心中但咀嚼懷桑之言。見懷桑戀別。則近而慰藉之。方恰司過尼談及歐洲樂事時。而懷桑轉不形其悅豫。因惡恰司過尼之鹵莽。不善曲體人情。意人生活計。盡在跳舞及打球之場。一何懶也。於是。

行及懷桑之前。問其何思如此愁苦之思。法宜剗刈。懷桑未答。莫凱曰。爾平日所欲行之事。今且酬其願矣。何悵悵爲我視人間幸福。異於怡司過尼。然以女士爲人。逢迎想在彼間。萬不能無英俊之少年與女士締姻。懷桑曰。吾乃未思嫁夫。莫凱曰。女士非道姑也。締姻之事爲女子一生所不能免者。吾敢豫料女士後來必爲人賢妻。又爲賢母。能以義方導其所生之兒。懷桑笑曰。莫凱先生何爲調我以後來之事。凡爾所言。尙迷離在夢境之中。此行安保不遇懊憹。而吾所難舍者。卽此間會心之朋友。果去是間。恐難得其可親者也。則但自思遠事而已。復微語曰。此間惟汝足爲余請。問之人。爾賦性不同於衆。固甚愜吾意者也。懷桑語後。頗嫌直致。防相親之意。溢於言表。又盡露其戀戀不忘之意。轉失閨人分際。

然尙無許身莫凱之意。但覺其人情趣永也。又悅莫凱。常在燕飲之中與己特親。故席罷後人覓所親而談。而懷柔則轉尋莫凱作密語。且久。或其人談吐本極修長。或座人聽其深談。不欲中擾。因是見其長耳。有時配司當夫人徑至其前。沮其談興。配司當夫人美麗無倫。柔媚可愛。然眉稜眼角似含鋒芒。若鷺鳥之食其同類。而懷柔頗畏憐之。似此婦人爲己勁敵。將來或爲所窘。私計無物足鈍其鋒。有時幾欲發聲。謂平昔無仇。可以釋憾於我。且爾貌至佳。爲人心企何必苦苦見仇。且我生滋弱。無物足以自衛。不能遽敵爾。才今只有此人。足以訴我心緒。何爲復卽而奪之也。當此之時。葉子戲之局已罷。配司當夫人遂同莫海古至客廳覓取替人。亞遜丁公使曰。夫人勝負如何。夫人曰。獨吾一人敗耳。高道白曰。

夫人當知。凡人於博場中不幸者。於愛情中當彌幸。夫人跼蹐莫應。心謂高道白。乃狡猾無倫。自揣平日以媚蠱人。至是乃無施其技。詎但爲笑謔耶。或已知心醉於莫凱詎城樓之狀。爲彼窺見耶。夫人沈吟不已。卽迴首視懷桑見莫凱卽坐其旁。則大妬欲進而奪其寵。謂莫凱不應舍己而親懷桑。卽謂懷桑曰。小姐仍在北京乎。復作調謔之詞。曰。吾夫曾告我。小姐與莫凱先生騎馬出城矣。

懷桑曰。有之。吾二人蓋同至公主墓一遊。夫人曰。彼間最宜靜思。心緒若二人同思者。則更妙。小姐運佳。能得一同心之人。冒炎暑爲有情致之遊遨。語後傾耳僞聽。別座人語少須。復至莫凱之側。以目注視。莫凱曰。爾能否。送吾寧家。吾急欲歸也。方夫人述懷桑及已騎馬出城時。聲甚輕薄。心滋不悅。然亦不敢抗辯。如學生之。

受責於師者已又自奮謂其無膽然夫人目光如磁石而莫凱竟如鐵之受引卽起隨夫人而行懷桑見莫凱遄行心痛如碎以手堅執名片之小盒顏色喪失幾欲發聲而哭卽力制其悲已而恰司過尼復至作偷語懷桑尙能從容答之以辭莫凱旣同夫人至門御者卽引車至夫人少沈吟曰此時頗不炎熇然今日未至城垣之上微步以受空氣今當步歸遂令馬車先行二人乃同行初未發語其始莫凱聞夫人號咷似機器受人運動行時尙不自知然夫人之力但語之以目即可驅駕其人夫人白衣翩翩行步正類鬚齡其年似近二十五歲以在遠東久如奇花受日而開衣旣寬博玉肌外露其白如雪冠草冠加以青總拖於冠後裙底露小蠻靴作雪色纖而微腴莫凱曰爾昨對懷桑小姐不無少懲爾當

知其人賦質甚莊。雖行止不自檢點。而性情極柔順。對待其人。頗宜留意。吾敢信爾之所言。能使其不能自安。夫人曰。爾之識彼深矣。想爾與彼同行。必談論相人之學。爾舊爲蕩人。今乃變爲稪氣。但有少女與訴。性情爾卽如初。畢業之學生莫凱先生。慎之勿滋。人笑。莫凱曰。夫人之心何所死而言此。夫人曰。汝之顛倒於愛情。深矣。此僞白鵝將引爾入諸婚姻之局。吾初以爲汝嗜生果耳。今則不然。吾又恐爾不能爲應分之事。後此將事事爲人姍笑矣。莫凱未答。自覺其膽力之欠。則力辯其誣。曰。無之。吾萬不能爲此愚駢之事。質言之。吾萬萬無是汝謂吾能爲人父。抱小兒於膝。使之跳躍耶。且爾知我深。何爲斗出是語。此女於我了不相涉。特我悅其小異於常女耳。然我迂拘亦不能曲體女郎之情懷。且夫人亦。

知白衣如雪之爲美乎。夫人曰：吾亦私幸得爾歡心。莫凱曰：前此經爾呼我送歸，我心已亂，竟未嘗與衆告別。想爾之吸力猶火光之吸飛蛾，我心蕩不能自主，竟受炫於爾之目光。夫人復以妙目送暎言曰：此語果宣布爾之性情。我意以爲略後，我知爾心處二人之間，往往顧此失彼，所以不能得其果斷而從誰。吾敢言爾尙不悟。吾意莫凱曰：汝意將毋謂兼得之耶？或並不得一焉。夫人不答。如有所思，少須忽停趾誦，擗得之詩曰：設爾不吾從，兮吾將肆。其權力莫凱曰：用權力乎？夫人曰：我非用外力，用外力者但有英孟斯澤耳。此時已近交民巷之小橋，有守兵立於牆上，引目下盼。二人沿槐陰過英國公使館外，彼此初不交言。夫人之步忽緩，以手引莫凱作小語曰：若望我思汝殆類盲，不惟盲也，直一無知之。

荒。偷。汝。於。幸。福。暢。滿。之。中。與。辛。楚。後。快。樂。之。處。均。不。了。了。我。甚。疑。
汝。之。躊。躇。太。久。良。自。誤。也。此。時。有。洋。車。停。於。其。前。配。司。當。自。車。而
下。堅。引。莫。凱。之。手。言。曰。吾。久。不。見。汝。矣。今。且。入。此。少。坐。飲。一。杯。酒。
不。可。耶。莫。凱。於。斯。時。遇。配。司。當。心。至。弗。寧。卽。曰。吾。將。赴。俱。樂。部。謝。
君。厚。意。並。恕。吾。憇。遂。與。二。人。別。匆。匆。自。行。

第七章

一日有一線之洋車。雜以騎馬之士女。匆匆同出平則門。出門之後。將同趨西山之路。時紅日尙高。似日光之爇物。過久微有倦容。將漸移而入海。有一小汽車。亦至是間。時時發汽笛。驚醒駱駢之夢。使靜鎮之態。爲之驚悚。旣至平則門之次。汽車之人立下。如小羣之鴿。以白色之衣。造黃土之路。欲避飛塵。則穿膏粱之小街。而

行膏梁。稈高可隱。人入之不見。田間野樹一簇。垂陰覆一小墓。墓立石人。狀甚雄武。乘馬者行下斜坡。轟坐馬上。亦類石人。惟東洋車則行於黃土之路。塵高數尺。車人瘞入其中。爲狀甚苦。凡此一羣人聲皆歡樂。轉轉而遠。衆皆聞膏梁中有狂笑之聲。發揚於外。而鳩形鵠面之乞丐。一聞此聲。亦生笑容。似爲遊人所傳染者。布克魯亞夫人曰。此去望海樓爲路幾許。然夫人坐於洋車之上。困乏不勝。似但求人答以不遠。夫人之心慰矣。夫人之衣美麗逾常。本不宜用之野行。手捧絳色之繖。驕陽不及其身。莫凱忽於馬上答曰。去樓尚有半旬鐘之久。則徐策其馬。緩緩隨諸車後。夫人聞言。頗以爲久。言曰。吾渴甚。欲速至彼間。此車簸蕩過甚。不適於行。莫凱笑曰。夫人吾甚歎。不能抱夫人坐於鞍上。夫人曰。勿勞過。

慮果吾與君同騎者立時將有兩勁敵與吾逆命夫人語時意態甚得而莫凱不能答卽躍馬前行而同時有兩女士聯騎過莫凱之前二女皆美麗而善騎一配司當夫人及懷桑小姐二馬一黑一爲赭黃幾相觸而過此二女之髮一爲淡黃一爲深紫亦幾相觸於馬上沙度則邁步行於間塵爲之起與布海旺尼醫生爭論石龜之年歲石龜蠢伏路旁背負一碑記立碑之歲月英孟司澤夫人本不欲騎乃其夫強令乘之卽縱馬過配司當夫人之前若自銜其能者恰司過尼及烏阿拉都絲與馬及西爭環倭魯夫人之車側與談無稽之言夫人靜聽如皇后之寶座聽羣臣奏事者高道白亦坐洋車閉目以嚮日光似浴於日中者老懷桑與布克魯亞則步行而不車道中自論公事似將其辦公之所移於野